

中国历代人物演义书系

# 狄仁杰探案集

下册

大唐名相，一代神探

清 不题撰人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历代人物传记丛书

# 狄仁杰探案集

下册

清 不题撰人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

却说武则天临朝，狄公出班奏道：“臣狄仁杰有事启奏。”武后心下正是不悦，忽见他出班奏事，乃道：“卿家人京以来，每日皆有启奏，今日有何事件？莫非又参劾大臣吗？”

狄公听了这话，知道张昌宗已入宫中，在武则天面前哭诉。当即叩头奏道：“臣职任平章，官居巡抚，受恩深重，报答尤设，若有事不言，是谓欺君，言之不尽，是谓误国，启奏之职，本臣专任，愿陛下垂听焉！只因前任清河县，与曾有才强占民间妇女，经臣据实奏参，奉旨革职，交臣讯办。此乃案情重大之事，臣回衙之后，提集原被两告，细为推鞠，该犯始为张昌宗家奴，仰仗主子势力，一味胡供，不求承认，臣思此二人乃知法犯法之人，既经奉旨讯办，理合用刑拷问，当将曾有才上了夹棒，鞭背四十，方才直言不讳。原来曾有才所为，皆周卜成指使。郝干廷媳妇抢去之后，藏匿衙中。至胡王两家妇女，则在曾有才家内，供认之后，复向周卜成拷问，彼以赞证在堂，无词抵赖，

当即也认了口供，臣思该犯，始为县令，扰害生民。既经告发，又通势力，似此不法顽徒，若不严行治罪，嗣后效尤更多。且张昌宗虽属宠臣，国法森严，岂容干犯？若借他势力，为该犯护符，尽人皆能犯法，尽人不可管束了。因思作一警百之计，命周卜成自录口供，与曾有才游街示众，俾小民官吏，咸知警畏，此乃臣下慎重国法之意，谁知张昌宗取下不严，恶仆豪奴不计其数，胆敢在半途图劫，将纸旗撕毁，端辱公差。幸臣有亲随二名，临时将人犯夺回，始免逃逸。似此胆大妄为，已属不法已极。臣在衙门，正欲提审讯，谁料有豪奴王起，冒充张昌宗本人，来衙拜会，借口求情，欲将该犯带去？当经臣察出真伪讯实口供，方知冒充情事。”说到这里，武则天问道：“卿家所奏，可是事实吗？设若是张昌宗本人，那时也将他治罪不成吗？”

狄公道：“若果张昌宗前来，此乃越分妄为，臣当奏知陛下，交刑部审问。此人乃是他的家奴，理合臣讯办。”武则天道：“汝既谓此人，是冒充可有实据吗？”狄公道：“如何没有，现有口供在此，下面亲手执押，岂有错说？”说着在怀内取出口供，交值殿太监呈上。武则天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皆是张昌宗亲口所供，无处可以批驳。心下虽然不悦，硬是不便施罪。乃道：“现在该犯，想仍在衙门。此人虽罪不可道，但朕御极以来，无故下施杀戮，且将他交刑部监禁，俟秋间去斩。”

狄公听了这话，心下喜道：“若非我先见之明，此事定为他翻过。”随即奏道：“臣有过分之举，求陛下究察，窃思此等小人，犯罪之后，还敢私通情节，命人求情，再姑留，设或与匪类相通，谋为不轨，

那时为害不浅，防不胜防。因此问定口供，请王命在辕门外斩首。”武则天听了这话，心下也吃了一惊，此人胆量，可为巨擘。如此许多情节，竟敢按理独断，启奏寡人。似此圣才，虽碍于张昌宗情面，也不能奈他怎样。当时言道：“卿家有守有为，实堪嘉尚。但嗣后行事，不可如此决裂，须奏知寡人方可。”狄公当时也就说了一声遵旨，退朝出来。所有在廷大臣，见狄公如此刚直，连张昌宗俱受棒伤，依法惩治，无不心怀畏惧，不敢妄为。

谁知狄公退入朝房，却与元行冲相遇，彼此谈了一会，痛快非常。元行冲道：“大人如此威严，这几个狗头，想要从此敛迹了。但是这些人，皆彰明较著，易于访查，唯有白马寺僧人怀义，秽乱春宫，有关风化，武则天不时以拈香为名，驻蹕在内，风声远播，耳不忍闻，若大人再整顿一番，便可清平世界。”狄公道：“下官此次进京，立志削奸除佞，白马寺僧人不法，我久经耳有所闻，只因行远自迩登高自卑，若不先将这出入宫闱的幸臣，狐假虎威的国戚，惩治数人，威名不能远震。这班鼠辈，也不能畏服。即便躐等行事，他反有所阻扰，于事仍然无济。因此下官，先就近处办起，但不知这白马寺离此有多远，里面房屋究有多少，其人有多大年纪。须访问清楚，方可前去。

元行冲道：“这事下官尽知，离京不过一二十里之遥。从前宰门迤北而行，一路俱有御道。将御道走毕，前面有一极大的松林，这寺便在松林后面。里面房屋，不下有四五十间。怀义住在那南花园内，离正殿行宫虽远，闻其中另有暗道，不过一两进房屋，便可相通。此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，虽是佛门孽障，却是闺阁的美男。听说收了许多无赖少年，传教那春宫秘法，洪如珍发迹之始，便是由此而入。”

狄公一一听毕，记在心中，彼此分别回去。

到了衙门，安歇了一会，将马荣、乔太喊来道：“本院在此为官，只因先皇晏驾，中宗远谪，万里江山，皆为武三思、张昌宗等人败坏，现又听说，将国号要改为后周，将大统传于武三思继极。如此坏法乱纪，岂不将唐室江山，送于他人之手？目今虽有徐敬业、骆宾王，欲兴师讨贼，在朝大臣，唯有张柬之、元行冲等人，是个忠臣。本院居心，欲想将这班奸贼除尽，然后以母子之情，国家之重，善言开导。这武后她也回心转意，传位于中宗，那时大统固然，丑事又不至外露。及君臣骨肉之间，皆可弥缝无事。此乃本院的一番苦心，可以对神明，可以对先皇于地下者。此时虽将张昌宗、武三思二人，小为挫抑，总不能削除净尽。方才适遇元行冲大人，又说有白马寺僧人，叫什么怀义。武后每至寺中烧香住宿，里面秽行百出，丑态毕彰。因此本院欲想除此奸僧，又恐不知底细，此寺离此只有一二十里远近，从前宰门出去，将御道走毕，那个松林后面，便是这白马寺所在。你可同乔太前去一访，闻他在南花园内，教传那无赖少年的秘法，访有实信，赶快回来告禀。”

马荣道：“这事小人倒易查访，但有一件，不知大人可否知道？”狄公道：“现有何事，本院不知？汝可原本说来。”马荣道：“这个僧人，尚是居住在宫外，还有一个姓薛的，名叫薛敖曹，此人专在宫里，与张昌宗相继为恶，听作所为，真乃悉数难尽。须将此人设法处治，不得令他在京，方可无事。小人因是宫中暧昧之事，不敢乱说，方才因大人言及，方敢告禀。”狄公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国家如此荒淫，天下安能太平？此事本院容为细访，汝等且去，将此事访明。”

马荣、乔太二人，领命出来，当时先到街坊，探问一趟。到了下昼时分，两人饱餐晚膳，穿了夜行衣服，各带暗器出了大门，由前宰门出去。向大路一直而去，行了有一二十里，果见前面一个极大的树林，古柏苍松夹于两道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圈乌云盖住，涛声鼎沸，碧荫葱茏，倒是世外的仙境。马荣道：“你看这派气概，实是个仙人佳境，可惜为这淫僧居住，把个僻静山林，改为龌龊世界。究不知这松林过去，还有多远？”

两人渐走渐近，已离林前不远，抬头一望，却巧左边露出一路红墙，墙角边一阵钟声，度于林表。但觉铿锵两响，令人尘俗都消。两人见到了庙寺，便穿出松林，顺着月色，由小路向前而去。谁知未多远，看见庙门，只是不得过去。门前一道长河，将周围环住。乔太道：“不料这个地方，如此讲究，一带房屋，已是同宫殿仿佛。加上这个松林，这道护河，岂非是天生画境？那个木桥，已被寺内拉起，此时怎么过去？”马荣道：“你为何故作为难？别人到此无法可想，你我怕他怎样？却巧此时月光正上，一带又无旁人，此时正可前去寻访。若欲干那混账事件，此时正当其巧。”说罢两人看了地势，一先一后，在河岸上用了个燕子穿帘势，两脚在下面一垫，如飞相似，早就穿过护河，到了那边岸上。

乔太道：“我且去到寺门口，看一看，若是开着，就此掩将进去。不然还要踮高，方能入内。”马荣也就与他一齐同来，顺着红墙转过几个斜路，但见前面有个极大的牌坊，高耸在半空。一转雕空的梅兰竹菊的花纹，当中上面，一块横额，上写着“天人福地”四个金字。牌坊过去，两旁四个石莲台，左右一对石狮子，三座寺门，当中门

额上面，有块石匾，刻就的“敕赐白马禅寺”六字。两扇朱漆山门，一对铜环，如赤金相似，钉于门上。马荣向乔太低声说道：“山门现已紧闭，我们还是蹓高上去。”乔太道：“这个不行，虽然可以上屋，那时找他的花园，有好一会寻觅方向，且推他一推。”

说着乔太进前一步，将身子靠定了山门，两手将铜环抓住，用了悬劲，轻轻向上一提，复向里一推，幸喜一点未响，将门推开，当时招手喊了马荣两人挨身进去。复向四下一望，但见黑漆三间门殿，当中有座神龛，大约供的是韦陀。彼此捏着脚步，过了龛子，向二门走来。也就如法施行，将门推开，才欲进去，忽见左边有排板壁，隔着半间房屋，里面好像有人谈心。

马荣知是看山门的僧人所住，当时将乔太衣袖一拉，乔太会意，彼此到了板壁前面，屏气凝神，在板缝内向里一看，却是一盏油灯，半明不灭地摆在条桌上首，一个四五十岁的僧人，坐在椅子上面，下首有个白须老者，是个乡间的粗人，坐在凳上，好像要打盹的神情。只见那个和尚，将他一推说道：“天下事，总是不公平，你醒来我同你谈心，免得这样昏迷。”那人被他推了两下，打了个呵气，睁眼问道：“你同我有何话说？方要睡着，又为你推醒。现在已近三更，那人还未前来。”和尚道：“想必她另有别人了，本来女流心肠，不能一定，直可怜那许多节烈的人，被她困在里面，真乃可恼！”马荣见他们话中有因，便向里面问知，那和尚又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宝道婆行秘事

却说马荣、乔太两人，听那僧人说道：“那人不来，许多贞节好人，为他困住在里面，岂不是天下事太不公平？即如我，虽不敢说是真心修行，从前在这寺中为住持，从不敢一事苟且。来往的僧人，在此挂单，每日也有七八十人，虽然没有势力，总是个清净道场。自他到此，干出这许多事来，怕我在里面看见，又怕我出去乱说，故意奏明武则天，令我在此做这看山的僧人，岂不鹊巢鸠占吗？而且那班戏子，虽是送进宫中，无不先为他受用。你看昨日那个女子，被他骗来，现在百般地强行，虽然那人不肯，特恐那个贱货，花言巧语，总要将她说成。”老者听了此言，不禁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你也莫要怨恨，现在尼姑还做皇帝，和尚自然不法了。朝廷大臣，哪个不是武张两党，连庐陵王还被他们谗贬出房州。他母子之情，尚且不问，其余别人，还有何说？我看你，也只好各做各事吧！”

马荣听得清楚，将乔太拖到旁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等此时，何不

将此人喝住，令他把寺内的细情说明？然后令他在前引路，岂不是好？”乔太也以为然。当时马荣拔出腰刀，使乔太在外防备，恐有出入的人来，自己抢上一步，左脚一起，将那扇山门踢开，一把腰刀向桌上一拍，顺手将和尚的夹服一把揪住，高声喊道：“你这秃驴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那个和尚正在说话，忽然一个大汉，冲了进来，手执钢刀，身穿短袄，满脸地露出杀气，疑惑他是怀义的党类，或是武则天手上宠人，命他前来访事，方才的话，为他听见，此时早吓得神魄失散。两手护着袈裟，浑身发抖。嘴里急了一会，乃道：“英……英……英雄……僧……僧……僧人不敢了，方才，才是大意之言，求求英雄饶命，以后再不敢说他坏处。”马荣知他误认其人，喝道：“汝这秃驴，当俺是谁？只因怀义这秃驴，积恶多端，强占人家妇女，俺路过此地访知一件事，特来与他算账，方才听汝之言，足见汝二人，非他一党，好好将他细情，并那藏人的所在，细细说明，俺不但不会杀你，且命你得个极大的好处。若是不说，便是与他一类，先将你这厮杀死。然后再寻怀义算账。”

和尚听了此言，方才明白，乃道：“英雄既是怀义的仇家，且请松手，让僧人起来，慢慢地言讲，难得英雄如此仗义，若将这厮置之死地，不但救人的性命，国家大事，也要安静许多。且请英雄释手，僧人总说便了。”马荣听了此言，将腰刀举在手内，说道：“我便松开，看汝有何隐掩。”当时将手一放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原来和尚身体极大，不防着马荣松手，一个筋斗，栽倒在地。

马荣见他如此模样，知道他害怕，乃道：“你好好说来，俺定有好

处与你。究竟这怀义住在何处？方才你两人说，那人未来，究是何人？”和尚爬起来说道：“僧人本是这寺中住持，十年前来了这怀义，在寺中挂锡，当时因他是个游方和尚，将他留下。”说到此时，复又低声说道：“英雄千万莫要声张，我虽说出，可是关着人命。你若声张起来，我命就没有了。只因当今天下，武则天被太宗逐出宫闱，削发为尼。彼时见怀义品貌甚好，命老尼暗中勾引，成了苟且之事。后来高宗即位，武后收入宫中，不时到这庙中烧香，已是不甚干净。那时因关国体，虽知其事，却不敢说出。谁知高宗驾崩，她把太子贬至房州，登了大宝，竟封这怀义，做了这寺中住持，命我看这山门，从此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前日见村前，王员外家的媳妇，有几分姿色，他自己便假传圣旨，到他家化缘，说太后欲拜四百八十天黄忏，令他到王公大臣家募化福缘。王员外见他前去，知他来历不轻，当时给了五千银子，他又说银子虽然送出，还要阖家前去看礼，若是不去，便是违旨，次日王员外只得领着阖家大小男女，入庙烧香。他便令人将他媳妇分开，骗到暗室里面，随后王员外回去，不见他媳妇，前来寻找，他反说人家扰乱清规污浊佛地，欲奏知朝廷，论法处治。王员外不敢与他争论，只得抱头鼠窜地回去。听说连日在家寻死觅活，说这冤情没处申了。谁知怀义将他媳妇藏入暗室，百般强污，所幸这李氏竭力抗拒，终日痛骂，虽然进来数日，终是不能近身。现在怀义无法，将平时那个相好的王道婆找来，先行出火，然后许她的钱财，命向李氏言劝，说若李氏答应，遂了心愿，遂将她两人作为东西夫人。昨日在此一夜，午前方走，约定今晚仍来，故此山门尚未关好。”

马荣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你且带我进去，先将这厮杀死，岂不除了

大患？”和尚忙道：“英雄切勿粗莽，此去岂不白送了性命？他自大殿起，直至他内室暗室，各处皆有机关，而且临室前面，有四人把守。听说这四人，是绿林大盗，犯了弥天大罪，应该斩首，他同武则天讲明，宽他不杀之罪，命他在此把守暗室，以防外人入内。武则天视他如命，岂有不依之理？当时便派这四人前来，马上步下，明来暗去，无不皆精，只要进了大殿，无意碰上暗门，当即突陷下去，莫想活命。四人听见响动，立刻下来，杀成两段。游人到此，无故送命的，也不知多少，何能前去？我看你休生妄想，你这样虽有本领，恐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是我一派直言，那个王道婆要来了，若是见有生人你我一齐没命。我话既说明，你可赶快出去吧！”

马荣道：“你放心，包不连累你，我去便了。”当时将腰刀插入鞘内，出了房门，将门带好，然后与乔太说道：“你我且躲在龕内等候，且待道婆前来，随她进去，方访得明白。”两人计议已毕，一前一后，蹿上神台，在龕内藏躲。

未有一个更次，果然门外有人谈心道：“今夜这个月色，正是明亮，怀义大约同热锅蚂蚁一般，在那里盼望呢。”后面一人又道：“本来你也太装腔作势的，人家昨日同你千恩万爱的，叫你今晚早来，你到此时，方才动身，我看你也是挨不过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你知道拿我垫闲，一经将那个好的，代他说上，你抱着他，就他也不问你的，今日总要叫他认得我，方才知我的厉害。”说着咯吱一声，已将山门推下，高声问道：“净师父哪里去了？这半夜三更不在此看守，若有歹人攢了进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里面和尚赶着答道：“王婆婆来了，我方才进房有事，可巧你便来了。”马荣向外面一看，

见是个四十上下的妇人，虽是大脚，却是满脸满身的淫气。见和尚出来，向着后面那个女子说道：“你回去吧！明日不见得回去，本欲领你同我进去，那个馋猫，见了你又要动手动脚的了，随后有便，我再代你上卯，这几日先让我快活快活。”外面那人，啐了一声，果然回去。这里道婆命沙弥将山门关好，自己提着个灯笼，向大殿而去。

乔太听她这派言语，已是气不可遏，欲想上前就是一刀，结果她性命。马荣赶快拦住低声说道：“正要随她进去，访明道路，此时杀死，岂不误事？”两人见她进入大殿，跳出神龛，捏着脚步，随后赶来，只见在大殿口站定，左脚向门槛上两蹬，忽然一阵响声，顷刻之间，里面出来几人，见是道婆，齐声笑道：“你这老蕙子，如此装腔，他在哪里乱来了？前后不分，揪着人胡闹。”当时说笑着，向里而去。

马荣、乔太欲想随她而行，又恐众人转身，为其看见，彼此没有退步。而且这班人，皆非善类，当时两人只得蹿身上了房屋，在上面随着灯光，一路而去。穿过几处偏殿，见前面有个极大的院落，院左边有个月洞门，众人到了门口，并不推敲，但将门外那块方石一敲，两扇门自然开来。里面却是个花园，梅、竹、菊、杨、柳、梧、桐，无不齐备，两人在墙头伏定，但见前面一带深竹，过了竹径，乃是三间方厅。众人到了厅内，道婆喊道：“秃子还不出来迎接，你再在里面，我便走了。”这话还未说完，好像一人道：“我的心肝你再走，我便死过去了。”正说之间，众人哄然大笑，马荣不知何事，当时蹿身下来，隐在竹园里面，向厅前一看，只见一个少年和尚，精赤条条，

站立在前面。因道婆说要回去，他来不及穿衣服，便这样出来，所以引得众人大笑不止。

马荣虽是气愤，只得耐着性子，向里望去。见怀义同那道婆，手挽手，到了那上首房间里去，众人顷刻间，全然不见。遥想此时，这奸僧干那苟且之事，不忍听那淫秽之声，只得又等了一会，约计干毕之后，走到窗下侧耳细听，闻得道婆说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种子，现在无人，竟拿我垫闲。今日火自出了，日后怎样说法，我们是下贱人，比不得你上至武后，下至官人，皆可亲热的。今日不允我个神福，那件事你也莫想上手。我这厉口，你也该知道。”怀义道：“你莫要这样说，昨晚已允过你了。若把她说妥，这两个房间，一东一西，为你两人居住。若武则天前来，横竖她也不在这里，另有那个地方。听说我们的那班戏子，无不个个如意，加之薛敖曹又入宫中，她已是乐不可支，一时也未必想起我来。即便我进宫，也是躲躲藏藏，焉能同你们如此忘形？”

马荣听到此时，实在忍耐不住，拔出腰刀便想进去动手，忽听里面隐隐地露出哭声，知是李氏困在里面，复又按着性子想道：“我此时进去，就要将这狗男女杀死，设若误入暗室，岂不反误了大事？”只得转身到了院内，命乔太在竹院内等候，自己顺着声音，暗暗听去。却是在地窖里面，走了两趟，只不见有门路，忽然奸僧与道婆一阵笑声，出了厅门，马荣反吃了一惊，深恐被他看见，正要躲避，复又铃声一响，许多男子齐行出来，向道婆说道：“王婆婆我们下面说了两天，为她骂了无限，只是不依，你现在人浆也吃过了，火已平了，可以将此事办成，免我们这位寻人乱闹。”道婆道：“你们这许多人

垫垫上，也不为过，若再向我取笑，便显个手段你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等如此说，须也是为的你日后做二夫人，岂不快活？”说着道婆一笑，将那门槛一踹，众人顷刻复又不见。马荣甚是诧异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

却说马荣见怀义同众人，忽然不见，知是下入地窖，见四下无人，当即走身出来，与乔太并在一处侧耳细听，但听道婆到了里面说道：“王家娘子，还在这里吗？我看你们这些人，为什不打盆面水来，快为娘子净面，就是想娘子在此，也该殷勤殷勤些，令人心下舒服。常言道：不怕千金体，三个小殷勤，人心是肉做的，他看你这温柔苦求，自然生那怜爱的心了。而况怀义有这样品貌，这样人物，还有这样声势富贵，旁人还想不到呢！目下虽是个和尚，可知这个和尚，不比等闲，连武后也是来往的。王公大臣，那个不来恭维？只要武则天一道旨意，顷刻便官居极品，那时做了正夫人，岂不是人间少有，天上无双？到那时我们求夫人让两夜，赏我们沾点光，恐也不肯了。总是你们不会劝说，你看哭得这可怜样子，把我们这一位都疼死了。你们快去，取盆水来，好让我为娘子揩脸，凡事总不出情理二字，你情到理到，他看看这好处，岂有不情愿之理？”正



说之间，忽听铃声一响，马荣两人吃了一惊，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势，窜至竹园里面隐身，向原处一望，早有两个人来，捧着一个瓷盆，向东而去。

马荣道：“你听虔婆这张厉口，说得如此温柔，想必取水之后，便要动手了。你我索性在此听个明白。”两人在私下议论，未有一会工夫，那人已取了水来，依然铃声响动，入内而去。马荣复又出来，但听道婆又道：“娘子且请净面，即便要去，如此夜深，也不好出庙，我们再为商议，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娘子既来此地，就是此时出去也未必有干净名声，若是清洁，最好不来。现在至此，你想怀义的事情，谁不知道那时落个坏名，同谁辩白？我看不如成了好事，两人皆有益处。这样一块美玉似的人，还不情愿尚想要谁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昨日进来，羞答答的不好意思，故此说了几句蛮话，现在又转脸不过来，其实心下早已动情了，总是怀义不好，不能体察人的意思，我来代你收拾，好让你两人亲热亲热地在一处。”说着好像上前去代她揩脸解衣的神情。

马荣正是怒气填胸，只听得唬一声，打了一个巴掌，一个高声骂道：“你这贱货，当着我是谁？敢用这派花言巧语，可知我乃金玉之体，松柏之姿，怎比得你这蝇蛆逐臭的烂物，今日既为他困在此地，拼作一死，到阴曹地府，同他在阎王前算账。若想苟且，也是梦话，他虽与武则天来往，可知国家也有个兴败，何况这秃厮罪不容诛。等到恶贯满盈，那时也要粉身碎骨，以暴此恶。你这贱货，若再动手，先与你拼了死活，打量我不知你的事情，半夜三更，乱入僧寺，你也不怕羞煞。”